

教育 背影

风来风去风依然

■刘少勤

我的启蒙老师姓邓,一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小学民办教师,他不知教师资格证是红皮还是绿壳,更不知何为职称级别,但他是家乡老幼嘴里和心中的“老先生”,也是倍受后人崇敬的“大先生”。

邓老师在三四十年前就去世了,他只教过我小学一二年级语文。那时我一个七八岁的乡下娃子,心智蒙昧,满眼都是土坷垃、山野和天空,常想象着天上飞翔的鸟儿会猝然落地,被母亲红烧成我碗里的肉,根本捕捉不到老师目光里的严厉和柔和,但我始终记得邓老师的模样:花白的头发、皱纹、烟牙、驼背,因掉了几颗门牙说话跑风漏气的特别声音,以及和邓老师相处的一些场景。这些记忆不管岁月如何冲刷,都深深镌刻于我的脑海。

调座位

我是七岁多上小学的。回想那时上学,奇怪得简直不可思议。学生年龄大小不一,新生以九岁居多,有留级老生,有中途辍学又重新入学的,还有少数从二三年级降级“回炉”的,他们差不多都是十岁以上了。个子高矮悬殊,我在班上是小不点,不少男生足足高我一头,就连大多数女生都是俯视我,操场站队时我一直是“排头兵”。学校不配备课桌椅,都由学生自带,教室里的课桌椅凳样式各异,高矮有别。我的课桌和凳子是哥哥们用剩下来的,他们打小就身材高大,当时请木匠加工就是大一号的,规格跟我完全不匹配。

学校排座位,按惯例依照课桌椅高

低来排列。我带的桌凳明显是长腿高脚的,自然被排在最后一排。上课时,袖珍型的我端坐在高高的凳子上,就像一只顽皮小猴吊在高高的树枝上。因居高临下,上课时有谁咬个手指头,有谁擤鼻涕,有谁传个纸条,都尽收眼底。45分钟里,我真正看黑板时间不会超过10分钟,其他时间都在“看戏”,时不时哑然失笑。上了两三个星期的课,我会背的课文,一直停留在“我爱北京天安门,天安门前太阳升”那句,邓老师说我对天安门太有感情了!

终于有一天,邓老师将我最后一排安排到正中最前位置,在老师眼皮底下,我每天“看戏”的生活终于结束,我也终于开始了学习生涯,不久当上小组长,还当上了学习委员。有个星期天去供销社买盐,正好碰上邓老师与村里人聊天,“这小家伙是学习的料,字写得跟板刻的一样!”这是邓老师的声音,尽管跑风漏气,但很响亮。

家访

那时家访很有仪式感,往往是学校领导或班主任带着任课老师结队而行,他们穿着白色或蓝色的的确良衬衫,在田埂路上歪歪扭扭地骑着自行车,田间劳作的汉子都直起腰来观望。到了学生家里,老师们将自行车支起,一溜排在打谷场上。那场景引得左邻右舍的孩子怯怯地盯着看,大人们也投来羡慕的目光。

我期盼着有一天老师们会来家访。印象中,家里好像从就没有老师正式来家访过,姐没上过学,仨哥哥上学也是时断时续的。父亲却断定,老师肯定

会来家访的。母亲有点窘,来了怎么招待呢,至少得宰只老母鸡。

一年级过去了,校长没来,老师也没来。

二年级第一学期过去一半多了,还是没来。

寒假前到校领成绩单,考得不错。邓老师将我拉到一旁,说张校长要去家访,晚上准备在你家吃饭。我撒腿就奔,兴奋地告知爸妈。父亲抡起扫帚,打谷场上尘土飞扬。母亲喝住父亲:“不扫了,快帮我宰鸡!”竹林里鸡飞狗叫时,我听到有人喊我名字,是邓老师。我们没逮着鸡,空着手跑出竹林。邓老师递给母亲一只土布包,里面有一刀猪肉,一瓶酒,还有几块豆腐。他急匆匆离开了,说待会儿陪校长他们一起过来。

傍晚5点光景,张校长、邓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来了。张校长给我发了奖状,摸了我的脑袋。冬天天黑得早,父亲在堂屋里点了两盏煤油灯,亮堂堂的。桌子底下架着炭火,张校长脱下袜子,灰色毛线衣有几个洞。父亲请来曾是新四军军官的大伯父陪客,他和母亲在厨房里忙活。

晚饭时,一桌子菜,张校长他们没吃什么,倒是给我夹了不少肉。父亲平日滴酒不沾,这天却轮番敬酒,一会儿就把自己灌醉了。

离开时,张校长和邓老师他们每人递给母亲两元钱,说是饭钱。那时的两元钱,差不多可以称3斤猪肉了。母亲急得涨红了脸。校长说这是纪律,不能违反。大伯父紧紧握着张校长的手,好久才松开。

最后一面

初二那年暑假,父母为了锻炼我,让我跟着姐夫做点小买卖,就是将外地水乡的小鱼干贩卖到山区。

那天中午,我挑着两袋鱼货,误打误撞跑到邓老师的庄子,竟然还在他家门口高声叫卖。师生相见,我高兴又紧张。邓老师老了,背更驼了,脸色却不大好看。他问起我的情况,我一一汇报。他说:“男孩子要吃苦锻炼,但不要误了学习正事。”他一再叮嘱我要有志向,早日走出山沟。我不住点头。

在我们说话的当口,几位叔子婶子拿着袋子、箩筐过来了,你一斤我两斤地,将两袋鱼干买得一千二净。原来是邓老师让老伴到庄子里帮我推销的。邓老师的老伴也称了两斤,当交付了钱。邓老师当着大家的面,不住地夸我,说我将来一定能考上好大学。临别,邓老师递给我一顶草帽,让我挡挡烈日。在他家门口拐弯处,我回头,邓老师佝偻着腰,倚靠着门框,看我消失在田间小路。

开学后不久,传来噩耗,邓老师走了。那天我们相见时,他已是癌症晚期。

“这小家伙是学习的料,字写得跟板刻的一样”“男孩子要吃苦锻炼,但不要误了学习正事”“这孩子将来一定能考上好大学”,若干年后,邓老师经意不经意的话语,常常在耳边回响。在我后来的学习路上和现在的教育工作中,身后似有鞭子扬起。

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。风来风去风依然,山水依然。

闲庭 随笔

在我的家乡,每年的国庆节正值秋收之际,所以我们的国庆节过得欢乐又喜庆。

小时候学校每年都要放秋假,为的是让孩子们参与与到秋收中。秋高气爽,五谷飘香。国庆节之前,秋收已经开始了。田里的庄稼被一点点运回了家,堆到院子里。农家小院突然间“入驻”了这么多“贵客”,顿时变得热闹非常,几乎要把小院挤爆。母亲在院子里喊着:“高粱收回来了,院子里这么挤,往哪儿放啊?”父亲回应道:“南墙根已经堆满了豆子,屋檐下还有花生、南瓜、红薯,都堆成堆了,可真是没地方了!”他们表面上抱怨院子太小,其实是暗喜收获太多,有点类似现在的“凡尔赛文学”,用抱怨的语气来炫耀。母亲和父亲脸上的表情特别有趣,喜悦、满足、得意,想掩饰也掩饰不住。

我说:“咱们的院子应该叫丰收院,瞧这满满当当的都是丰收的果实!”父亲很满意我的说法,哈哈地笑着说:“对,丰收院!”丰收院中间是一个高高的玉米堆,小山一样壮观。玉米棒子连皮掰回了家,我们一般利用晚上的时间坐在院子里剥玉米。一家人围在玉米堆旁边,在劳动中庆丰收年,在欢乐中过国庆节。

国庆节我们一整天都在田里忙着秋收,到了晚上,终于可以好好过个节了。父亲指挥我们姐妹剥玉米,这活儿一点不累,还很有趣。我们一边剥一边聊天,母亲则在一旁忙着给我们准备煮花生、煮玉米等好吃的。父亲总要先说几句,给节日定一个基调:“现在咱们的日子好过了,粮食年年大丰收,吃喝不愁,这样的好日子过去连想都不敢想啊!咱们老百姓都盼着国家越来越强大,日子越来越好。今儿国庆节,正赶上大丰收,高兴!”妹妹抢着说:“爸,我觉得国庆节是香味的,每年的国庆节咱们都过得香喷喷的,我都闻到煮花生的香味儿了!”妹妹幼稚的话逗得我们都笑起来。

父亲给我们讲起他小时候的故事,很有忆苦思甜的味道。我忍不住唱起来:“我们站在高高的玉米堆上面,听爸爸讲那过去的事情……”我把歌词改了。妹妹在我的带动下,也跟着唱起来。连一旁忙碌的母亲,也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。丰收院里的国庆节,充满了欢乐的气氛。

不一会儿,母亲把美食都准备好了,我们的劳动任务也完成了。家人围坐,品尝美味,尽享丰收果实的味道。父亲和母亲说着笑着,我和妹妹唱着跳着,我们的国庆节过得喜气洋洋。多年里,那种家人团聚享受幸福的温馨一幕,已经成了我生命的底色,带给我一生绵延不绝的温情。

这样的国庆节,我们一过就是十几年。到了1990年,父亲开始种一些果树增加收入。苹果、梨子、核桃,到了国庆节的时候就都熟了。丰收院里的果实种类越来越多,国庆节越来越喜庆,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裕。到2000年的时候,田里的庄稼开始用机器收。我家也用了收玉米的机器,不用在院子里剥玉米了。我们有了更多的闲暇准备一桌丰盛的“国庆宴”,国庆节也越来越隆重盛大。时光的车轮又驶过20余年,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些年来,我们几乎每年国庆节都要回老家过。

丰收院里的国庆节,是我儿时记忆中最好的一幕。这些年来,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,丰收院里的国庆节也越来越有味道。

诗苑 撷英

烟火村庄

■周天红

想起一粒米变成饭的过程
想起那些炊烟下的村庄
大树下的木屋,村口的牛羊
一堆柴火扛在母亲肩膀

坡上青草,溪前鸡鸣
还有鱼儿戏水的青草池塘
童年的书包,窗口的油灯
还有那扇吱嘎作响的木门和老墙

一张微笑的图画
山前的瀑布,经年的流水
夜夜在梦里汇聚成家的模样
烟火一缕,上了房梁

心灵 火花

爱逛菜市场

■王建明

平淡的生活中,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可或缺的重头戏。前些年,突然想着自己主动做饭。于是,我学着做起家常菜,体验“煎炸烹炒”时的独特幸福感。

《随园食单》里说过,一桌好菜,买办之功居四成。去逛菜市场才可以寻找到新鲜的食材。菜市场离家不远,步行即可。身处菜市场,须得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。观各种新鲜食材,闻蔬菜瓜果芳香,再听一听讨价还价之声和邻里亲朋之间的寒暄……盘算着餐桌上美味的同时,要甄别下哪个摊位上的食材更新鲜,也不会错过与人生百味交集的机会。菜市场门边上一家炒货铺人气总是格外旺,一直运转的炒货机把日子炒得热火朝天、香气四溢。

在这里,摊位上的各种水果、蔬菜、水产、肉类等食材,被摊主们以一种极其艺术的方式井然有序地展现在眼前。“百货对百客”,买卖公平,童叟无欺。有的摊主还用塑料瓶不时给绿色蔬菜洒点水,蔬菜顿时显得青翠欲滴、赏心悦目。你可以不买摊主的菜,但最好不要挑菜的刺,说菜不好摊主会跟你“急”。如果诚心买菜,故意找点“瑕疵”,为还价作点铺垫也在情理之中。最畅销的还是老百姓的自产菜,经验丰富的买菜人总爱光顾这些摊点,要的就是有机和新鲜度。许多卖菜的老人没有智能手机,遇到扫码付款就尴尬。这时候,有人向隔壁摊位“借光”用下微信或者支付宝。也有老人不喜欢移动支付方式,一手交钱一手交货,那才实在。又或许这个微信、支付宝是家里其他人的,钱款不直接到老人手里,所以老人也不情愿用。

菜市场里,不管买多少菜都送小葱的好阿姨,切肉一刀准、误差不过几钱的“小刀手”大哥,戴着老花镜卖干货的老大爷,现做现卖大饼油条的面点师傅……百人百业、百态百姿,忙碌是菜市场最生动的画面。遇到吸引眼球的,我也会驻足打量。比如有人摆地摊,大多是各种家用神器及T恤衫、凉拖鞋之类的便宜商品。我一般不会买,但会欣赏下摊主炉火纯青的“叫卖艺术”。

以前,菜市场总给人嘈杂、脏乱的印象。如今,参与文明城市常态长效建设已成为百姓的共识,市场管理规范,环境卫生也越来越好。当青菜、萝卜、西红柿、蘑菇、虾子、排骨……在眼前一一呈现时,人的视野和内心就会慢慢被这些烟火气占据。线上电商平台的食材再精美,往往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。当想到把用心挑选的食材带进厨房,悉心烹调端上餐桌,家人围坐一团,会觉得离幸福近些、更近些,日子就这样一点一点美好起来。



丰收图景

黄必胜 摄

好书 过眼

大道至简

——读《呼唤教育回归》有感

■朱旗

飞的现象是这个教育改革年代一个不争的事实”“穿越教育概念的丛林,找到改革创新的正确方向,这是当前摆在我国教育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”。

从何处出发穿越丛林抵达彼岸?作者在本书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:“只有先回家,才有可能再出发,才有可能走得更远走得更好。也只有不断回归,不断回家,才能可能不断地再出发,不断有所创造,有所突破。”在吴康宁看来,教育很复杂,但其实也很简单:只要回归恒常,坚持育人就好;只要回归正常、遵循自然就好;只要回归日常、朴实无华就好。呼唤教育回归实则是:“尊重规律,尊重逻辑,敬畏常识。”

教育回归何处?作者认为,教育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社会活动,就在于它有一个恒久如常、亘古不变的原点,这个原点就是育人。无论教育如何发展,教育理论如何创新,教育实践如何丰富,我们都要牢记“育人”这一根本。这是教育的使命。

从这一观点出发,作者呼唤“大学要回归”:现代大学职能有人归纳为教学、科研、社会服务三项,“人才培养才是大学办学之本”。其他职能只能“助益人才培养”和“提高人才培养贡献度”,否则很可能会本末倒置。“对教师的认识要回归”:“要重新认识教师”“教师不是万能的,教师不是孙悟空”“教师必须尽责地善待学生”。总之,“教书育人”是教师天职本分,是教师职业的出发点和归宿,我们对教师的认识、评价都必须坚守这一“原点”。对学生的认识要“回归”:教育者只明白自己是做什么的远远不够,还要弄清楚“学生究竟是谁”。



《呼唤教育回归》
吴康宁 著
福建教育出版社

收到吴康宁先生所赠新著《呼唤教育回归》连同这一系列的另外两本《通向真善美的教育》和《教育,但不止于教育的感悟》已有些时日了。利用疫情下“居家办公”的便利断断续续地读完了这本《呼唤教育回归》,我感触良多,但体悟最深的则是四个字:“大道至简”。

何为“道”?道指道理,指万物本质和发展规律。何为“大道至简”?在古人看来,万事万物本质规律都简朴简明。

大道至简还是一种境界。一个人对事物本质规律认识从简单到复杂,再从复杂回归简单,这是阅历的积累,是知识的转化,是思想的升华,更是一种境界的追求——用最朴实、简明、大众化的语言剖析复杂的社会现象,揭示蕴其现象背后的本质,即“简单逻辑和基本常识”。

教育为何要回归?宋人说“乱红如雨,不记来时路”。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石中英近期刊文“教育概念满天